

拉甫列涅夫著

曹靖華譯



第四十一

# 第 四 十 一

〔苏联〕拉甫列涅夫著

曹靖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封面設計：張守義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746 字數 46,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3/16 插頁 3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8000 册

定價 (6) 0.30 元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 致中国讀者

亲爱的遙远的中国朋友們！

在三十年前，我的老友曹靖华將“第四十一”譯成中文，我們在中国最初出版的这个中篇小說的篇頁上見面，給了我很大的愉快。在已往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为了从本国和外国的掠夺者的枷鎖里解放出来，开始了偉大斗争的时候，你們的父兄曾讀过这本小說。

当年我曾从捍衛自己祖国的光荣和独立的那些普通的中国人，得到了几封普通而恳切的信，为了这个小小的中篇小說，他們曾向我表示过謝意。据他們說，这部作品在斗争中帮助过他們。

今天，經過了三十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你們的光荣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替自己創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的新生活的时候，“第四十一”又出現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新的一代面前了。

你們的革命斗争同我們的革命斗争一样，曾要求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可是人民終於获得了历史性的偉大

胜利。长期以来，我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視你們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績，我們曾因为你們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現在因为你們在和平的、創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

讓我紧紧地握你們的手，並且希望偉大的中国人民，我們的亲爱的同志們，在建設真理和劳动世界的共同事業中，进一步壯大和繁荣。

希望我这一个中篇小說能同从前一样，得到你們的同情和贊許，这对我將是最好的慰藉了。

包·拉甫列涅夫 1957年12月。

## 第一章

作者必需写的开场白。

哥薩克的閃閃發光的馬刀的包圍圈，清晨的時候，剎那間被機關槍的猛烈的火力把北部沖破了，紅的政委葉秀可夫用最後的猛沖，從缺口里沖了出來。

從死的重圍里往這天鵝絨般的盆地裡沖出來的共有：紅的政委葉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

一百一十九名人和幾乎全部駱駝都直騰騰地長眠在那彎彎曲曲的梭梭樹中間的冰冷的荒沙灘上了。

當向哥薩克上尉布壘葛報告說殘敵突圍的時候，他用那獸蹄一般的手掌，卷着自己的毛茸茸的鬍子，打着呵欠，張着鐵煙灰盒一般的口，懶洋洋地說：

“俛他們去！別再費馬力去追了。他們會死在沙漠里的。走吧！”

可是紅的葉秀可夫同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好像草原上的發惱的野兔似的，輕巧机伶，向那無邊無際的

沙漠里跑去了。

讀者一定忍不住地要知道为什么叶秀可夫是“紅的”呢？

待我依次敘来。

当高尔察克<sup>①</sup>就好像用塞子塞瓶子一样，举兵將奧林布尔格的交通線堵塞起来，把机車扔到岔道上讓它生鏽，从那以后，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染皮子的黑顏料就没有了。

从此就成了騷動的、混亂的、皮革的时代了。

人都从那舒适的安乐窩里被抛到严寒酷暑、日晒雨淋和嗡嗡的槍彈声里了，遮蔽人体的衣服就需要格外结实些。

因此都穿起皮短衣了。

皮衣到处都是染成黑色的，就像穿皮衣的人一样，發着严峻、剛毅的青鋼的光澤。

可是土耳其斯坦沒有这种顏料了。

革命司令部就把当地居民存的費尔干的烏茲別克人染輕紗披巾和干嘴唇的土庫曼女人染捷肯<sup>②</sup>地毯用的德国苯胺粉征收了。

於是就用这种顏料染起新羊皮来，於是土耳其斯坦的紅軍穿起这些皮衣，就閃着虹一般的——紅、橙、黃、

---

① 高尔察克是內战时白党首腦之一。

② 捷肯是土庫曼族之一，所織地毯最有名。



綠、青、藍、紫的光澤。

麻臉的倉庫管理員按照司令部的條子，碰巧發給叶秀可夫一身鮮紅的皮衣。

叶秀可夫的面孔自幼也是紅的，滿臉都是紅雀斑，頭上是一頭柔軟的鴨絨一般的頭髮。

如果再加上叶秀可夫的短粗的小身个，那整个兒卵形的身个，穿着这一身紅皮短衣和紅褲子，那真活像复活节染的紅鷄蛋。

叶秀可夫脊背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武裝皮帶，作“X”字母形，使人覺得如果他轉過身來，他前面应当有一個字母“B”。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①

可是沒有這個。叶秀可夫是不信复活节和耶穌的。

他信的是蘇維埃、是第三國際、是肅反委員會和大關節的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烏黑的手槍。

同叶秀可夫一起从那馬刀圍成的死的重圍里沖出來，向北方逃去的二十三名紅軍士兵，同一般的紅軍士兵一樣，都是些很平常的人。

馬柳特迦在他們中間也同自家人一樣。

馬柳特迦是阿斯特拉汗附近，伏爾迦河出口的三角

---

① 俄國旧俗，复活节时信教者家家都染些紅蛋。蛋的一面写字母“X”，一面写字母“B”，即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之縮写。为庆祝“耶穌复活”之意。

洲上，一个蘆草圍繞的漁村里漁民的孤女。

从七岁起，她就穿着硬繃繃的油布褲子，坐在油洪洪的剖魚的木橈上，用刀子剖了十二年的銀白而光滑的青魚肚子。

当城市和乡村招募志願赤衛軍的时候，馬柳特迦突然把刀子往木橈上一插，穿着硬繃繃的褲子，到赤衛軍里报名去了。

起初人家把她赶走了，后来看她天天去糾纏，大家都笑着，根据人人平权的原則，就把她收作赤衛軍隊員了。

馬柳特迦的細細的身幹，好像岸上蘆葦一样那么細，棕色的头髮，花环似地盤在头上，戴着捷肯式的褐色的毛皮帽子，一副淘气的扁桃形的眼睛，閃着貓眼一般的黄色的光芒。

馬柳特迦生平最爱幻想。她爱幻想，並且还爱用鉛笔头在任何紙片上，写着那字体歪歪扭扭的詩句。

这是全队人都曉得的。每逢部队到了有報紙的城里的时候，馬柳特迦就到办公室里要張紙来。

她用舌头舐着焦急得發干的嘴唇，細心地謄写着詩句，每首詩上都标着題目，下边署着：馬柳特迦作。

送到編輯室去了。編輯室里都瞪着眼睛，望着这位穿着皮衣，帶着馬槍的細細身个的姑娘，惊奇地接过詩来，答应看一看再說。

馬柳特迦平心靜气地把一切人打量了一眼就走了。

深感兴趣的編輯室的秘書，仔細讀着詩。他的双肩聳起来，开始發顫，忍不住地笑得嘴也裂开了。記者們都聚来了，秘書笑得上不来气地讀着詩。

記者們都坐在窗台上笑得搖晃着：那时編輯室还没有家具呢。

第二天早上，馬柳特迦又来了。她目不轉睛地牢牢地盯着秘書的抽动的面孔，收起詩稿，拉着長腔說：

“那么，不能够發表嗎？不成熟的东西嗎？这些都彷彿我用斧子从心里砍出来的一样，可是总砍不好。唔，再下一点功吧，——沒法子！發魚瘟的，为什么这玩艺这么难？唔？”

她把自己的土庫曼的毛皮帽子往前額上一嵌，聳聳肩就走了。

馬柳特迦作詩是失敗了，可是她打槍却打得非常准。她是叶秀可夫队里一个最好的射手，作战的时候，总时时刻刻在紅的政委身边。

叶秀可夫用指头指着說：

“馬柳特迦！你瞧！白党軍官呀！”

馬柳特迦眯縫着眼睛，舐着嘴唇，从容地端起槍。她向来开槍是不落空的。

她放下槍，每次都說：

“第三十九个，發魚瘟的。第四十个，發魚瘟的。”

“發魚瘟的”——这是馬柳特迦最愛說的一句口头語。



她不爱罵人的話。有时人家当她面罵人的时候，她总皺着眉头，不作声地紅着臉。

有位新来到队里的匈牙利人顧卡，几天来都用痴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一天夜里，他闖到她跟前。結果糟得很。馬柳特迦拿起手槍柄，狠狠地把他揍了兩下；打落了他三个牙，鬢角也被打破了，他連爬帶滾地跑开了。

紅軍士兵們都亲热地拿馬柳特迦开着玩笑，可是在作战的时候都爱护她，比爱护自己还很多。

在他們那結实的鮮艳的皮衣里，在他們的心灵的深处，無端的柔情在激动着。

二十三名士兵、紅的叶秀可夫和馬柳特迦，就这样兒在那暗淡淒涼的沙漠里往北方去了。

二月的暴風雪在旋卷呼嘯着。鵝毛似的雪片，好像柔軟的地毯一样，把沙丘間的凹地盖起来。天也对这些在昏黑的暴風雪中的行人狂嘯着，——这是狂風呢，还是敌人追击的流彈討厭地在空中呼嘯呢。

穿着破靴子的沉重的脚，从雪和沙里，难以拔出来了。挨餓的疵毛的駱駝，口里吐着白沫，嘶嘶地叫着。

被風吹去了浮沙的鹽澤，鹽晶在閃閃發光。千百哩<sup>①</sup>远的四周，好像利刀切肉似的，順着那平坦的、模糊的、低矮的地平線，把天和地切开来。

---

① 本書所用的“哩”系指俄里，每俄里合 1.067 公里。

本来，这一章在我的小說里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最好我从主要的，从下一章所說的敍起来吧。

不过讀者必須知道，从哪里和怎么在克拉一古都井西北三十七哩远的地方，出現了古列夫独立支队的殘部，为什么在紅軍里有女子出現，为什么叶秀可夫政委是紅的，以及讀者还必须知道的其它許多东西。

不得已，我才写了这一章。

## 第 二 章

地平線上出現了一个黑点，到跟前看来，就是近衛軍中尉郭魯奥特罗。

从真葛德井到苏古渡井七十哩，从那兒到吳世堪泉还有六十二哩。

夜里的时候，叶秀可夫把槍托在岔开的树根上一頓，用冷透了的嗓音說：

“停止吧！宿夜吧！”

他們用梭梭树的碎枝生起火来。熊熊的火焰，慢慢兒燃燒着，野火周圍的沙地，形成了一个黑陰陰的湿圈。

从馱包里把米和脂油取出来。鍋里煮着稀飯，冒着冲鼻的羊膻气。